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892
7 February 2002

CHINESE

第八九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2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5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罕默德·陶菲克先生(埃及)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92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要向我们尊敬的同事之一新西兰的克莱夫·皮尔逊大使表示我的谢意。他作为该国裁谈会代表的任期已于最近结束。

皮尔逊大使 1997 年参加裁谈会，以高超的外交技巧代表着该国。他对解决裁谈会工作计划中的未决问题孜孜不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记得皮尔逊大使在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期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了就执行《条约》第 6 条的实际步骤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作出了努力。我本人有幸在若干论坛中与皮尔逊大使共事和合作，因为我们两国同属于一个国家集团，对核裁军问题抱有特别兴趣。我还要对他的勤勉工作和娴熟技能深表赞赏。

皮尔逊大使在裁军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代表裁谈会并以我本人的名义，祝愿他今后事事成功、幸福美满。我还要对新西兰常驻代表蒂姆·考勒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保证在他履行职责时我们将与他充分合作。

今天，报名发言的人如下：中国胡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布鲁彻大使、加拿大韦斯特达尔大使、美利坚合众国贾维茨大使和瑞典外交部长安娜·林德女士。

现在我请中国大使发言。

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裁谈会本年度会议的首任主席，并对你为推动裁谈会尽早开展实质性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希望，裁谈会在你的引导下能够在新年伊始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我们也衷心感谢尊敬的罗伯托·贝当古·鲁亚莱斯大使在其主席任期内所做的积极贡献。

作为全球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谈会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晴雨表。国际安全环境的状况与裁谈会能否展开工作和取得成绩息息相关。毋庸讳言，当前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面临着严峻形势和巨大困难。在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行将失效；已谈判近 7 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遭到否定，“工作组”机制难以为继；《全面禁核试条约》被拒绝，前途暗淡，甚至出现了恢复进行核试验的可能。在 多边裁军与军控领域，国家间的信任，各国对多边努力的信心，不能不受到消极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深深感到，裁谈会应就“国际军控与裁军法律体系的现状与作用”、“国际军控与裁军努力的方向”以及“如何维护和确立全球战略稳定”等原则性问题进行讨论，这无疑将有助于指导裁谈会开展今后的实质性工作。

裁军和军控不是少数国家之间的事，多边裁军条约是各国普遍参与谈判的结果，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经过多年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涵盖核、生、化武器和某些常规武器的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法律体系。无论是冷战时期达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是冷战后缔结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都体现了人类社会通过军控与裁军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执著追求。这一法律体系已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集体安全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应当得到维护和加强。

然而，这一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体现在：以单边主义取代国际合作，从一国的“绝对安全”利益出发对国际条约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由此，我们看到，作为国际战略稳定和军控重要基石的《反导条约》被废弃；在防扩散问题上实行着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做法；在履行公约义务方面，采取对人严、对己宽的态度，甚至用国内立法来歪曲国际条约所明确规定的义务；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核查严而又严、谈成条约快而又快，条约达成后却又改弦更张，甚至明确拒绝批约。凡此种种做法不但破坏国际军控与防扩散条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且损害国家间的基本信任。

在新形势下，维护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的完整和权威对保持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至关重要，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世界各国应当为维护和推进这一体系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实行统一而非双重甚至多重的标准，并保持有关政策和立场的连续性。对这一体系的任何损害，都将被证明是短视的，只能增加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去年 12 月，当出现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事态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向普京总统和布什总统强调指出：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体系十

分重要；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起，继续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自己的努力。这继续是本代表团的工作指针。

近两年来，由于国际形势中消极因素的持续增长，中国代表团曾多次指出，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处于严峻的十字路口。面对严峻形势，我们需要思考未来军控与裁军进程向何处去？

未来军控与裁军进程的方向与目标，我们认为应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巩固、发展和推进军控与裁军领域业已形成的条约体系，不向外空引进武器或武器系统，全面禁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此进程中防止这些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为完成上述任务，需要有基础条件。我们主张，一是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放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二是，要加强而非削弱裁军与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摒弃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实行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反对把军控和裁军作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或一国优化军备、进而谋取单方面优势的手段，不能允许为保证自身绝对安全而损害他国安全的做法。在这些基本点上达成共识，将使各国恢复信心、信任和共同努力的意愿，引导国际裁军与防扩散进程走出停滞不前的局面，重上康庄大道。

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鉴于种种非传统威胁的增加，现有的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应当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安全的公敌，需要多边集体合作来消灭它。军控与裁军努力的健康发展无疑有助于国际反恐斗争，但这一努力同样需要多边合作，其目的同样是集体安全。我们认为，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并切实履行这些条约，应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军控与裁军努力的核心，条约应是可核查的，应具备处理违约机制等基本内容。“国家自愿单方面声明”的做法只能作为军控与裁军的辅助手段。

维系了近 30 年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反导条约》即将被废除。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并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认为，下述原则和措施至关重要：

- 应建立和维护以国际法律机制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战略稳定体系。

- 美俄关于新战略框架的谈判应建立在考虑各国利益的基础上，以实现各国的普遍安全为目标，照顾所有国家的安全关切，具有开放性和透明度。
- 核大国应继续进一步削减其庞大的核武库，这种削减应是可核查的和不可逆转的，并应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予以保障。
- 旨在推进核裁军与防核扩散的《全面禁核试条约》应当得到尊重、批准和生效。
- 核国家继续遵守互不瞄准的承诺。应当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为标志的核威慑战略。
- 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

随着《反导条约》被抛弃、导弹防御系统和外空武器系统的加速发展，外空武器化的危险日益增加。面对这样的形势，根据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的第 56/23 号决议，中方主张，裁谈会应设立具有谈判职权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并尽早缔结有关国际法律文书。为此，中方向裁谈会提交了“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设想”的工作文件(CD/1645)，我们愿本着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外空特委会的职权，本代表团提出过 CD/1576 号文件。我们也继续支持 21 国集团和俄罗斯代表团分别提出的外空工作职权建议(载于 CD/1570 号和 1644 号文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裁谈会尽快重新启动实质工作，包括对核裁军和“禁产”等重要议题展开谈判。

主席：我感谢中国大使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戴维·布鲁彻大使发言。

布鲁彻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借在裁谈会首次发言的机会，祝贺你担任本会议主席。我不想加重你的负担，强调你作为主席所肩负的责任，但我向你保证联合王国代表团将支持你履行这一职责，我本人也愿意尽力协助你推进我们的工作。

让我感谢裁谈会的各位同事自我抵达日内瓦以来对我表示的热情和合作态度。

我去年来日内瓦前，曾于 1980 年代初参与过裁军事务。当时，我们正深陷争执的泥沼，这是冷战时期许多国际谈判的一大特点。作为裁军大使去年首次回伦

敦述职时，我带着当时的回忆说，我看到军控方面有了一些重要的进步。除了我以外，在这一会议厅的许多其他人也知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不扩散条约》延期、《全面禁核试条约》、《渥太华公约》——仅列举数例——的价值，因为我们还记得那时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裁谈会对这些重要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 1990 年代初期和中期还对其他进步做出了贡献。我高兴的是，联合王国也能够利用 1990 年代的历史性变化在裁军领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冷战后，我们单方面裁军，使联合王国可发射核弹头的潜在爆炸力减少了 70% 以上。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昨天就这一议题发言时所说的那样，军控是过去 50 年“国际政策的杰出成就之一”。但是，在取得了这些重要成就后，国际社会有再次陷入僵局的危险。过去 12 个月已有一些进展，我们可以想到小武器行动计划协议和 2001 年底《常规武器条约》审议会议的良好结果。但是，我们记得过去一年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如《生物武器公约》缔约方无法就加强该体系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裁军谈判会议上，我们记得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未能商定出工作计划。过去十年国际军控不断进展的势头至少在这三年逐步减弱。我们亟须重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以及更广泛的工作。

首先，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前任尽心竭力取得的一些成就和协议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更难预测。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平民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了解这一点，便有助于人们感受到威胁和冲突带来的危险。

1998 年裁谈会通过工作计划时，我的前任曾有幸坐在你今天所在的位置上。自那时以来，裁谈会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据我计算，代表各个国家的大使们在这一大厅开会至少 70 多次，每一次都无法打破持续的僵局。他们未利用联合国提供的谈判设施已达 2000 多小时。难怪人们倾向于将军控倡议保留在或拿到裁谈会以外。

后果也不限于裁谈会。四月份，下一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将讨论《条约》执行情况。令人失望的是，裁谈会迄今尚未对上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发出的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呼吁做出反应，

而这是迈向核裁军不可缺少的步骤。国际社会协商一致同意谈判这样一项条约的授权已有六年之久。杰克·斯特劳在昨天的讲话中确认，联合王国坚决支持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并决心推动裁谈会克服障碍，向前迈进。

过去 12 个月，“阿莫林建议”引起裁谈会的注意，被认为是启动工作的最佳机会。自 2000 年 8 月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提案，看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更好的提案。实际上，我国认为也不需要比这更好的提案，因为“阿莫林建议”保护了裁谈会每一国家的根本利益。显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特别是在是否应该就一项外层空间条约进行谈判的问题上观点不一。但是，对此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好办法是着手在一个特设委员会内进行辩论——这也是“阿莫林建议”所提议的。联合王国十分希望裁谈会立即就其整个工作计划开始工作。

杰克·斯特劳在昨天的发言中指出有些方面存在绝望情绪，他们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威慑、防卫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报复。”他说，诚然“扩散在继续，往往发生在那些不遵守国际商定的基本道德标准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视现有军控方法为全面。新的时代和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反应。但旧的反应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联合王国在军备控制协议谈判和执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将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就战争遗留爆炸物即将举行的谈判以及禁核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继续工作等各种领域以及许多更多的领域继续这样做。

裁军谈判会议和其他机构的工作，已经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我坚信裁军谈判会议应更加积极，应努力推动裁军事业。目前，裁谈会还在拖延无所作为，我们必须一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成为取得进步和实际成就的有效手段。

主席：我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现在建议休会，以便迎接瑞典外交部长，并陪同她来到理事厅。

10 时 45 会议暂停，11 时复会。

主席：全体会议复会。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大使发言。

韦斯特达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由于你众所周知的学识、你的干练和效率，你本人和你的国家对裁谈会目标的执着追求，我衷心地祝贺你就任主席和迄今所做的工作。加拿大将全力支持你。我们将尽己所能协助你就多边不扩散、军控和裁军的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计划寻求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先生，请您相信，想到一年前我们在您这一位置上所做的努力，我们对改变现状——或你本人的责任——的前景不抱幻想，因为大国的共同理念和安全态势仍阻碍着实现我们这些代表在这里孜孜以求的真正多边主义、政治意愿和具有指示。

自我们上次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开会以来，这几个月裁军领域事端迭起，影响巨大，令我们颇为迷茫。有些事件并不神秘。首先，对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爆炸性攻击只相当于不到 1000 吨 TNT(没有放射性污染)，这让我们想到百万吨热核——成百万吨 TNT 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所以更坚定了我们的核裁军决心。

第二，这些攻击以及后来又有证据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寻求并将使用炭疽和其他手段，使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材料的不扩散和安全成为当务之急。

攻击当然引起美国有力、有效的自卫，并得到了盟国和伙伴国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政治支持。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威胁，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美国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主席先生，攻击深深地震憾了人们的心灵，引起了巨大愤怒浪潮，激发了全球的同情、对脆弱性的审视和团结，结成了广泛的反恐联盟，促进了大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性缓和。

最后，我们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带来的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危险，以及 9 月 11 日以来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在这个地球上，无论一国多么弱小或组织无序，也无论一国多么强大和有能力，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大家息息相关，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用去年秋天一委的语言说，多边主义是国际安全的核心原则。

在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并非如此。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贾扬塔·达纳帕拉先生最近对我们的领域做了一项调查，他不无遗憾地称之为“多边裁军努力的一堆瓦砾”。从《全面禁核试条约》和争取使禁止核试验在法律上完全生效，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公约议定书谈判失败，去年 12 月审查会议“脱轨”；从执行《不扩散条约》13 个步骤的前景，到寻求《反导条约》之后的战略框架和合作(理想的是透明和不可逆转)削减战略武库；从受到挑战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到财政拮据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我们的领域弥漫着一种危机感。部分责任——征兆而不是原因(因为我们不自撰指示)——是我们的工作停滞不前。

在这一背景下，我现在要探讨一下我们面临困境的几个方面和利用裁谈会的有关先决条件，包括我们重新开始工作而需要的对当今世界的设想。

让我从不扩散文书——最主要的是《不扩散条约》——的关键性但又常被忽视的一个侧面谈起，它也是裁军承诺的信誉所在。《不扩散条约》的固有歧视因为一贯的承诺和裁军的不断进展才获得接受。没有第六条，《不扩散条约》便不会存在，如果不逐步履行这一条，《不扩散条约》便失去了潜在价值。这一点很容易被忘记，但从根本上说，《不扩散条约》、不扩散和裁军是相互依存的。无论具体的数量和日期如何，它都意味着一个没有能够毁灭人类的武库的世界，而且意味着不断地迈向这一目标。这就是加拿大欢迎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和未来的战略性削减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达纳帕拉副秘书长最近在华盛顿军控协会的讲演切中了不扩散的要害。他强调，我们领域的多边合作必须是全球性的、不歧视性的、公平的和合理的，这样才能有长期成功的希望。

不扩散并非没有代价，但它的代价是值得的。从长期看，不能为一些国家订立一种规则，为另一些国家订立另一种规则。这是我们在自己家庭和自己社会中都懂得的道理。法律面前平等的价值观念是政治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主席先生，尽管我们强调 9 月 11 日事件不是军控的失败，但我们领域目前危机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显然是不守约。事实上，某些国家以别的国家欺骗为由，经常不接受多边协定的价值。我认为常常被视为合乎公理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

的，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犯法就放弃法律。当发生违法事件时，实际上也正因为有人违法，我们才设法加强执法。

当我们发现现象现在一样基本法律超越了多边实施权力的范围而必须依赖国际强化的国家权力时，我们不应该放弃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基本法律和执行这些法律的斗争。相反，我们必须带着新的紧迫目的和决心面对这一历史使命。

那么，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看我们的多边守约和执行工作：近期，我们没有做出足够或有效的努力加强各种条约的监督和执行条款，促进它们的普遍接受，确保它们拥有所需要的必要资源。禁核试没有生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资金不足，生物武器公约形同虚设。一般而言，我们还没有触及强大的核查潜力的表皮，只是开始利用现有的强有力的新技术。

这些时日，当我们思考现有技术的范围与影响和目睹大型一体化武器系统前所未有的能量时，当我们考虑它们进一步研制的后果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一种巨大的力量，即通过透明的问责制实现人类进步的力量。这是人类进步的古老动力：让当事人对自己的誓言负责，让世人都看到；调动暴露和耻辱的威胁或现实，来促进改革和变化。我们不妨回忆，经常地加强问责制是 1995 年不定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基础。在四月份《不扩散条约》筹备会议和以后的重要审查会议上，还将通过加强报告制度等手段，进一步深化问责制。

在最近关于不扩散手段的辩论中，我听到人们以不能提供有保证的安全为由，拒绝接受拟议的执行制度和措施。让我先把这个稻草人放下。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说这些多边措施本身是充分的。每项措施都有价值，联合在一起便逐步更加有效。它们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加强这些措施，但我们承认它们不够，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效果，所以我们才支持在必要时采取从出口管制到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等补充措施。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称为“多边主义+”的机制，必要时还有《不扩散条约》+联合国特委会机制，当面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严重威胁时，如需要还有《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加出口管制等机制。

最后，关于这一议题，让我就法律可能替无法无天者开路的问题讲几句话。我想起剧作家罗伯特·肖在《良国佐相》中为托马斯·摩尔写下的伟大诗句。当摩尔被反问到，“那么，你将给魔鬼法律的好处吗？”他回答，“是的，如果你，又怎么办？在法律中间开辟一条路去追赶魔鬼！”他的同伴说，“为此，我可以把英国的每条法律都砍掉！”这时，摩尔反诘道“啊？当最后一条法律砍掉后，魔鬼转向你，你往哪里藏...，法律都没有用处了？这个国家充斥着法律，从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是人的法律，而不是上帝的法律。如果你把它们砍掉，正可以由你去做。你真认为你可以在疾风中站立？”“是的”，摩尔最后说，“我要给魔鬼法律的好处，恰恰是为我自己的安全。”

主席先生，我赞同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对“新思维”的呼吁。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些新思维——应该是一些好的新思维，我认为我们在裁谈会进行有效工作的前景是渺茫的。我想从加拿大的角度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要履行准备和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的使命，这个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设想的情景必须包括必要的自我防卫，与今天的情况一样，还必须包括对多边机构和国际法的共同的长期需求，并尽量使之有力和切实实施。显而易见而且理所当然，我们的条约和条约的执行若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诉诸其他手段，不能无所作为。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认为现行多边不扩散、军控和裁军体系已经十分完备，那么就是自己愚弄自己，置我们自己的安全于严重危险之中。同时，我们知道，从长期着眼，保持警惕，切实地执行法律，关键在于国家政府的通力合作，而只有国际法才能保证这种合作。所以，各国信守集体的并具有约束力的多边体系，对抵御无所不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至关重要。我们紧迫的责任是加强多边协议和尚不能胜任这一使命的国家的能力。

稍具常识者都不会认为现有的多边安排可以提供充分保障，或百分之百的有效。远非如此。不过，正如副国务卿博尔顿在这里论及质疑性视察时所说，这些安排促进了透明和良好行为，威慑了可能的违约者，提供了一个解决守约问题的调查手段，确实是有价值的值得信任的措施。我们需要回顾，通过多边执行机制

取得的任何安全措施，是各国不需要以其他方式通过昂贵得多的武器库取得的措施。

加拿大欢迎最近减少核武库数量和运载系统的计划和步骤；这些步骤使我们距裁军更加接近，减少了核战争的风险。尽管如此说，如果不透明，无法律可循或发生逆转，这些战略性削减产生的将是信任与失望和怀疑并存。

我们需要一种符合我们最深刻价值观的理念。我们需要按照生命、时间、地球和人的意义的无比神威而使其变为神圣。本着这一点，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核武库可以将我们毁于一旦，使我们这个星球不复存在，这是对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时代的亵渎，我们当然有责任消除它们。

我们需要一种人类团结的理念。现在与 9 月 10 日相比，这个地球上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在 9 月 11 日看到了它的力量，我们看到从那时以来它一直在起作用。这不是人的感情和精神转瞬即逝的表现，而是一种真切的、具有巨大长期影响的现实。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我们应该在多边论坛更加努力，借助于这种新的势头，保持和加强全球人民的感情和团结，振奋人类的精神。

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不可阻挡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将会安宁可意，无须费力管理。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即在从外交和执法到经济和军事行动等各种其他措施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国际法和具有更强大、更广泛执行权力的逐步有效的多边机制。

这种理念必须使相互透明和相互介入在有效的多边主义中占上风；所有国家必须既承受约束性条约的负担又分享其利益。我们需要的理念是包容和参与，既尊重彼此的利益和意见，又忠诚于共同的事业，因为生存是每个人的事。我们需要的理念是将我们所有人都纳入其中，无论是最强的国家还是最弱的国家；它对我们施加同样的制约，从最弱的国家到最强的国家概莫例外。本着这一理念，寻求国家安全与寻求地球上我们全体的可持续安全框架是不可分开的。套用一句经常听到的话：国际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理念是，通过一种包容和享有自由权的多边机制，探求可持续的全球安全，造福于全体，特别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有最多的东西需要保护，也有获得最多的手段。随着我们人类不断地组成这种必要的全球联合，随着我们忙于建立所需要的规范、态度和机构，加拿大认为多边军控和目前的国家行动不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必要相互补充。

加拿大对裁谈会各项议题的立场众所周知。由于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担任过主席，我们更加相信，“阿莫林建议”仍然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它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缺少努力，所以我们应该经常记取“阿莫林计划”的最后一个差距(这里仍需要动词，但没有达到协议)是说我们首先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想做什么。但我们不应该因这一小小差距而看不到这项建议取得进展的巨大潜力和势头。阿莫林计划要求所有当事方——鉴于这个时代的特点——认真地参与这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论坛，共同讨论核裁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安全保证和裂变材料谈判等。大国的多边参与是我所描绘的可持续安全理念的核心。阿莫林计划所提出的工作将改变裁谈会，为全世界赢得新的希望。(我在这里还应该补充，如果将这一议题列入议程，加拿大准备参加讨论。)关于协商一致的机会，很明显优先事项仍然各异，但使我们着手工作所需要的妥协已经确定，并得到精心提炼。对我国代表团而言，妥协似乎不是太大。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认为三位特别协调员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很有价值。它们虽然不能代替实质性工作，但工作计划一旦商定，即可推动取得进展。

如果目前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前景不大，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很好地保护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尽量利用它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设法维持它的方向、角度、重点和所积累的裁军经验。我们欢迎在这里思考如何寻求多边安全，以促进和准备谈判，因为讨论和辩论可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考虑裁谈会的政治作用，以及是否可增加它在公众信息和教育方面的价值。

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在此聚会的裁谈会是一个经证明很有价值的机构，一个曾提供了全球公益的场所，今后还可以这样做。主席先生，只有拙劣的工匠才抱怨它的工具，而倒霉的工具则代人受过。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所说的友好之辞。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埃里克·贾维茨大使发言。

贾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甫抵日内瓦，来本机构担任职务是一个新手。我要对你主席先生和许多其他同事表示谢意，感谢你们对我如此热烈和友好的欢迎。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全力与主席合作，并与其他同事一道共同努力，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履行我们的主要任务：谈判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全球条约。

我今天将说的很多话其他人已经说过，如果我重复已在这里表示过的观点，我请求你们谅解。让另一个人知道我们的观点是在这个庄严机构寻求协商一致的必要条件。

直言不讳地说，经过多年的僵局和延误，如果再浪费一年，将是逃避我们的集体责任。历史可以判断这一停止不前的机构何时寿终正寝，连续的无所作为在哪一阶段将演变为失职，甚至不可原谅的渎职。无论如何，这些问题终究会出现。

我不愿意提出或回答这些问题。主席先生，我真的不愿意这样做。我国政府和我本人一直希望裁谈会按照您的杰出前任之一巴西的塞尔索·阿莫林大使提出的建议通过一项综合工作计划。

去年 9 月 11 日，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在纽约和华盛顿进行了背信弃义、令人震惊的毁灭性攻击。在随后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与美国一道反对和打击这一针对无辜平民和基本文明信念的攻击。

我们对在这一共同事业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深表赞赏。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根除“基地”网络的行动已取得实质性进展，镇压人民的塔利班政权已被推翻。阿富汗人民得以组成更加符合其愿望和需要的临时政府。

历史最终将把 9 月 11 日事件作为我们相互寻求更美好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对恐怖主义攻击的憎恶使各国政府和人民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

11 月 14 日，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克服了冷战的桎梏”，“各自国家都不视对方为敌人或威胁”。两国总统愿意为促进国际安全承担共同责任，并说美国和俄罗斯“决心一道努力，与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安全、经济福祉以及和平、繁荣和自由的世界。”

2001 年 12 月 13 日，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根据事前六个月通知可允许撤出条约的条款，决定撤出 1992 年《反导弹条约》。美国确信，有些国家，包括曾资助恐怖主义攻击的国家，正在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可用于打击美国、其盟国和友邦的弹道导弹。虽然这本身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这类国家并不满足于获得导弹，还在寻求发展大规模毁灭性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布什总统上周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和政权获得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用来威胁美国和世界”。

为减少将导弹用作胁迫或侵略工具的可能性，美国需要更新威慑手段。发展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可以防止偏离目标的导弹和意外发射，还将成为阻止潜在敌人寻求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不再保证这类武器具有军事用途。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政治家和战略家做出了最大努力，还有情报搜集、外交和威慑措施，但并不能始终证明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全行之有效。导弹防御系统将提供一种保险政策，防止这些措施失灵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至少可以防御意外、非国家行为者或某些令人特别关切的国家可能发射的少数导弹。

美国目前正在《第一阶段裁武条约》所建立的一般性框架内，与俄罗斯讨论核弹头裁减的核查措施。我坚信，在今后几个月，将更加注重透明度、建立信任措施以及扩大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合作。同时，也将在不扩散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的进行合作的国家并非仅不限于俄罗斯。

在与广泛的盟国和友邦讨论时，美国政府代表向他们解释了何以我们认为脱离《反导条约》将有助于国际和平和安全。虽然讨论的详情不宜透露，但我们认为美国和中国代表 12 月中旬在北京的会晤具有特别意义，双方回顾了美国撤出《反弹道条约》问题，讨论了开始广泛战略对话的可能。美国期待着在美国和中国增加合作关系的背景下，有机会进一步探讨战略性问题以及增强相互谅解和信任的适当方法——布什总统应中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于 2002 年 2 月 21 日和 22 日访问北京时，将讨论这些问题。

有些批评者将美国撤出《反导条约》的决定看作是所谓的“单边主义”的证明，也就是说不支持多边军控协议。令人遗憾，这一解释是错误的。

美国同意今年大会第 56/24 号决议 T 部分所称，多边主义是“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内进行谈判的核心原则，以便维持和加强普遍规范并扩大其范围”。该决议还强调，“为了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迫切需要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取得进展”。对此我们完全赞同。

大会协商一致通过某些其他决议更直接针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例如，第 56/24 号决议 J 部分促请裁军会议商定一项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立即开始就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此外，第 56/26 号决议 B 部分重申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要求它“根据不断演变的国际形势发挥这一作用”。

我们希望申明，美国珍视裁谈会和它的作用，认为它是现有的唯一军控和裁军谈判多边论坛。正如副国务卿博尔顿指出的那样，美国支持并维护许多多边军控协议，如 1997 年的《不扩散条约》、同一年的《外空条约》、1972 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90 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 1992 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虽然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和最高的宗旨，但归根结底维护国家安全同样必要和不可缺少。互利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任何军控条约都必须增强所有缔约国的安全。基本的义务需要突出重点、明确和实际，各国才能为未

来的条约承担义务。守约和执行是优先问题，而且十分关键。无论如何，无法执行的协议容易被忽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相反，行之有效的条约可能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妨碍和阻止切实和适当地准备单个或集体防卫。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限制缔约国可制造的海军舰只吨位条约。这些条约显然未能经受考验，因为某些国家避开限制，建造了比谈判预想的更大、更有力量的海军舰船。

主席先生，总而言之，军备控制和裁军办法并不同样有效。它们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是我们相互努力确保国际和平和安全时国家选择使用与否的一种工具。正如需要用锤子钉钉子的木工选择了一把螺丝刀，军控和裁军办法显然并非总是适合于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问题是在多年瘫痪之后如何利用这一论坛。巴西大使阿莫林 2000 年 8 月 24 日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载于 CD/1624 号文件)具体指出，裁谈会应根据国际社会屡次声明的详细、完整的框架——裁谈会特别协调员、前加拿大大使杰拉尔·香浓起草的所谓香农任务和报告，(1995 年 3 月 20 日以 CD/1299 号文件印发)——一开始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进行谈判。

阿莫林大使还设想就其他两项高度优先的议题，即核裁军和外层空间问题建立特设委员会。不过，他又提议广泛讨论这两项其他优先议题，而不急于进行条约谈判。在成员国尚未商定出寻求谈判多边条约的现实框架时，这当然是唯一的适当选择。

为了发展这一框架，成员国必须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我以上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换句话说，成员国必须相信，一些新的多边协议既可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有效贡献，又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有害影响。这些结论必须与某些关键性问题(如互利、明确并实际地侧重于适当的技术方面、保证守约、有效的执行措施)中肯分析密切联系。

这些问题十分复杂。答案目前当然并不存在，美国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突然明晰起来。相反，我们坚信，多边的成果只能是漫长的透明和参与进程的结果：即在行动和目标上透明；参与共同寻求实际解决办法和互利。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

种真诚、严肃的寻求，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认真的、引人思考的讨论。毋庸置疑，美国代表团将积极努力参与裁谈会决定设立的所有附属机构的工作。

为了允许任何和一切形式的积极参与，裁军谈判会议最后必须认认真真地开始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进行谈判的商定授权。我们也原则上同意会员国可以在有关特设委员会广泛讨论核裁军和外层空间其他两项高度优先议题。此外，我们也同意，裁谈会的总体工作计划可包括适当审议其他几项实质性和程序性议题。让我们抓住机会履行我们共同的承诺和目标。

主席先生，国际社会在 9 月 11 日后加强了合作，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每一个会员国都同意打破僵局，并有智慧参与工作，从而利用我们的集体能力建设性地、富有成果地完成任务。如果这样，历史将记载裁军谈判会议最终注定成功，不会萎缩或消亡。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所说的友好之辞。

尊敬的代表们，让我代表裁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欢迎瑞典外交部长安娜·林德女士。她今天将在裁谈会上发言。她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表明她个人对所讨论问题的关心，也表明她的国家对裁军谈判会议的一贯重视。

我坚信，我们都将聚精会神地倾听她的发言。在欢迎林德部长时，我还要对我们两国在核裁军领域的不断合作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我现在请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女士发言。

林德女士(瑞典)：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来到这里阐述瑞典对国际裁军议程的观点，我要祝贺你在这一关键时刻被任命担任这项重要的职位。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国际裁军和全球安全领域工作既有进展，也有挫折。

我们不应该忘记进展，因为多边军控取得了重大成果。生物和化学武器、杀伤人员的地雷以及某些常规武器已被禁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已商定，核武器国家承诺全部销毁它们的核武库。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挫折，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继续威胁着全球的安全。弹道导弹的试验还在进行，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引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我们还不该忘记挫折，因为恐怖主义表明开放的社会多么容易受到狂热运动的残酷攻击，而且他们得到了不相信我们共同民主价值的国家和个人的支持和

武装。我们不应该忘记挫折，因为每天都有平民在内部或区域冲突中被杀伤人员的地雷和战争遗留的爆炸物致残和杀害。

小武器和轻型武器的扩散及容易被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获得，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对北方还是南方，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威胁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其后果超越国界，波及我们大家。还威胁着我们的共同安全，所以需要采取共同的对策。

国际裁军、不扩散和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是瑞典政府的长期优先目标。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办法。在 2001 年 9 月的恐怖主义攻击以后，这一点更加显而易见。对付这类威胁，与对付人身安全和福祉受到的其他威胁，如区域冲突、歧视、贫困和环境问题一样，都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表明了共同努力的力量。我们应该汲取这一经验，不能让单边宣言和决定主导我们的多边协议。多边解决办法是唯一的出路。

我愿意提出一些我们需要改进共同努力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在世界上铲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需要全球行动。多边反应必须利用现有防扩散的安全网。所以，亟须加强不扩散、裁军和军控领域的国际框架及多边文书。我们必须促进它们的普遍接受，确保它们得到有效执行。国际和国家安全取决于可持续的多边框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防止核武器扩散提供了一道“防火墙”，不失为核裁军的基石。《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公约》各缔约方承诺就有效的核裁军措施进行真诚的谈判。

《不扩散条约》必须包括所有国家。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置身之外。我呼吁尚未加入的四个国家——古巴、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条约》，将它们的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保障协议的监督之下。

2000 年，《不扩散条约》的所有 187 个缔约国商定了一份最后文件，其中核武器国家承诺完全销毁它们的核武库，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 12 个其他步骤。此后，联合国大会确认了这一成果。

瑞典认为，非战略核武器也应该成为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的组成部分。我们欢迎《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首次在国际论坛上作出有关非战略核武器的承诺。

我们还欢迎承认有必要增加所有核裁军措施的透明度和不可逆转性，我们认为应该发展核查能力，以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我们支持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核查机制，我们继续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重要工作。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协议是实现核裁军的一幅蓝图。新议程联盟——共同关切核裁军缺乏进展和共同抱有无核武器世界理想的国家集团——在达成这项协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决心在下一审查会议之前的审查周期中，努力确保这一条约的实施。

瑞典通过亨里克·萨兰德大使将担任 2005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今年会议的主席，将尽一切努力使下一个审查周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二，我们必须为永远停止核试验而进行合作。所有国家都将从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核试条约》)中获益。它将提高获得核武器的门槛，防止军备质量竞赛，并通过核查系统建立信任。它的生效不应该再推迟了，我们已经等待太久了。

几个月前在纽约召开的促进《全面禁核试条约》生效会议，是一次支持《条约》力量的展示。绝大多数国家明确希望核试验成为往事。我们深表遗憾地看到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该《条约》，美国当局也继续反对批准该《条约》。我们再次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它的立场。我们还十分关切注意到有报告称美国正在加快试验准备计划。

我呼吁尚未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加入这项条约。我特别呼吁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美国和越南批准该《条约》，使其能够生效。核试验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三，我们必须为确保国际裁军和不扩散协议得到遵守而进行合作。1991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庞大计划，并监督伊拉克的裁军和军备控制。现在，这项任务已由联合国监督和核查委员会(监核委)接管。伊拉克没有履行它的义务，仍不允许监核委进入，成为

了区域和国际和平安全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我呼吁伊拉克遵守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第 1284 号决议承担的义务，允许国际社会核查它确实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协议附加议定书是针对伊拉克秘密核武器计划制订的。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有助于建立所有国家遵守不扩散承诺的信心。瑞典已完成批准程序，议定书将在几个余下的欧洲国家按计划批准后立即生效。我希望所有国家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议定书协议。当得到执行后，强化的保障措施将对国家不扩散体系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令人担忧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仍然无法核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次申报的核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种情况也可能使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项目的执行受到影响——我们完全支持这一项目。我呼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议，并迅速与之充分合作。

第四，我们必须为拆除旧的系统，不再建立新的系统而进行合作。美国单方面决定发展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对国际裁军和不扩散的努力造成消极影响，瑞典曾屡次表示关切。我们还关切美国决定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后果。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不断磋商将产生一种议定的解决办法，积极推动裁军和不扩散。同时，我愿意强调，中国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为借口，扩大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我提到的例子说明的那样，这与今天需要的正好相反，也不符合《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精神。所有缔约方都应该致力于加强国际裁军进程。

瑞典政府欢迎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宣布大幅度削减其战略核武库。这些单方面宣布应该正规化，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包括保证不逆转、核查和透明度的条款。削减的战略核弹头应该销毁，而不应该仅仅放在仓库里。裁军进程必须不可逆转。核武器国家已承诺对核裁军采用这一原则。此外，按逻辑推理，裁军进程的下一步也应该包括战术核武器。

制造弹道导弹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迅速传播，常常落到不法之徒的手中，威胁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稳定。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攻击已表明亟须防止这类武器落入恐怖集团之手。为此，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管制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转系统的弹道导弹应该成为裁军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坚信，必须制订防止导弹扩散的普遍规范。为此，我们已与欧洲联盟的伙伴一起积极参与起草一份国际反对弹道导弹扩散行为守则。此刻，该守则草案正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我们将与有关各国合作，争取在 2002 年通过这一守则，交联合国审议。

第五，我们必须为完全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而进行合作。前几个月的悲惨事件加剧了人们对生物武器扩散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恐惧。因此，加强《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使之成为确保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一个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 140 多个缔约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该公约，但《公约》仍缺少核查机制。去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我们对去年春天提出的议定书草案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们认为，利益大大超过代价，所以非常愿意支持这项议定书；但可惜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对美国在议定书草案上的立场表示遗憾。《公约》缔约国在第五次审查会议上没有能够加强《公约》，反而使《公约》暂时停止。我促请所有缔约国在 11 月举行续会时采取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取得通过多边努力加强《公约》的成果。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监督其执行的组织，问世已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世界在确保不扩散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已开始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的进程。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在世界上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规定的期限必须得到遵守，并使各国相信，武器已经销毁，而不是转移到别处。

第六，我们必须在常规武器领域就裁军和军控进行合作。虽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人类末日的恐惧，但我们必须记得常规武器一直是对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生命和福利的威胁。

在柬埔寨、波斯尼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被杀伤人员地雷杀害。在中东，不断升级的暴力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残酷和恐吓的一部分。在许多国家和冲突中，人的生命不如一颗子弹值钱。

我们必须采取特别措施，反对极不人道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缔结《禁止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目的，就是保护我们不受这类武器的伤害。今天的挑战之一是战争遗留爆炸物。我们都知道使用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但不知道未爆炸和仍留在地面上威胁着当地人口的合法武器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后果。我

们欢迎第二次审查会议决定任命一个政府专家组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的谈判尽早开始。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扩大了《公约》的范围，将内部冲突也包括在内。

《渥太华公约》迅速生效和有众多的缔约国，导致产生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规范。然而一些国家仍然留在《公约》的框架之外。我呼吁这些国家加入《公约》，以便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消除杀伤人员地雷。

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者、犯罪分子和毒枭因小武器可在各地随时获得、迅速积累并容易流动而兴旺起来。小武器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和延长，使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进一步削弱。瑞典决心与欧洲联盟的伙伴一道，积极参与反对小武器不良后果的斗争。

区域承诺已经作出，全球行动的基础也已经存在。我们现在必须履行我们的承诺：严格控制出口，制订关于标识、跟踪和经纪的文书。我们需要改进库存管理，销毁多余武器。我们决心积极参与国际协调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一些小武器项目。

这些天来，我们都在关注阿富汗满目疮痍的现状。国际社会正在作出巨大努力，在塔利班政权之后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阿富汗人民最终在他们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开始和解和重建。阿富汗是最近的、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被暴力肢离的社会。在那里，我们特别需要在裁军、战斗员退役和安置等领域进行工作。

我们在裁军领域与挪威和加拿大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还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合作，协助在津巴布韦、加拿大、瑞典和加纳举办了国际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有助于设立专业人员库，以便在世界各地战后重建中使用。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必须合作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共同文书而进行合作。去年又是裁军谈判会议停步不前和陷入僵局的一年。十分令人遗憾。

我们必须打破裁军谈判会议的僵持状态，着手进行实质性工作。负有特别责任的核武器国家拒绝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参与这一重要论坛，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人为地把不同议题联系起来，延误我们的工作计划，也是不能接受的。

平衡的工作计划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认为阿莫林建议应能为各方接受，我们准备根据这一建议开始工作。现在应该着手进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

的谈判。这项条约对停止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具。现在需要为讨论核裁军建立附属机构。这符合《不扩散条约》进程，也是执行核裁军的 13 个步骤所必需的。我们还需要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日益热衷于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令人忧虑的迹象。

瑞典政府仍然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很快克服这些障碍。为了打破僵局，我们必须作出特别努力。我竭诚促请你探讨开始实质性工作的各种可能性，我呼吁所有有关国家表现出灵活性：发挥你作为唯一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进展！

主席：我感谢瑞典外交部长的发言和对主席所说的友好之辞。我看到缅甸大使要求发言。现在请您发言。

妙丁先生(缅甸)：主席先生，我们十分荣幸地看到瑞典外交部长安娜·林德女士阁下来到我们中间，刚才就各项裁军问题做了非常重要和实质性的发言。我们满怀兴趣地聆听了她的发言，并已注意到发言的内容。我们还认真地听取了其他同事今天上午在全体会议上的重要发言。

让我首先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有效地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深表赞赏。我们保证与你充分合作，共同推进裁判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希望通过你向法伊扎·阿布勒纳加部长表示我们敬意，诚挚地祝愿她在未来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她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她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有人在本论坛都想念她。自去年 2001 年裁判会以来，也有一些其他同事离任。我们祝他们好运。

我们还愿意欢迎我们中间新来的以下同事：巴西的路易斯·费利佩·德塞沙斯·科雷亚大使、伊朗的穆罕默德·列扎·阿拉博尔奇大使、摩洛哥的奥马尔·希莱勒大使、新西兰的蒂姆·考勒大使、俄罗斯联邦的列昂尼德·斯科特尼科夫大使、西班牙的卡洛斯·米兰达大使、联合王国的戴维·布鲁彻大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埃里克·贾维茨大使。他们中有些人是我们的长期亲密朋友，有些人是新朋友。我们期待与他们密切合作，并祝他们在日内瓦的任期成功。

主席先生，我打算以后选择更适合的时机进行一般性发言。今后上午，我只是提出一些简要看法和建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本集团协调员哥伦比亚卡米洛·雷耶斯·罗德里格斯大使 2002 年 1 月 31 日所作的 21 国集团发言表示完全支持。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十分关心并渴望保持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信誉，克服裁谈会工作目前的瘫痪状态，尽快启动实质性工作。因此，主席先生，我们全力支持你通过深入磋商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尽早地开始实质性工作。有关工作计划的深入磋商应该保持目前的势头，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我们打破现有僵局，在裁谈会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

这一期间，在没有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之前，我们不妨探讨其他渠道，以便裁谈会能够在其他问题上进行有益的工作，促进和推动其实质性工作。为此，我们认为裁谈会现在应该考虑任命三名特别协调员，即改进和有效运作特别协调员、扩大裁谈会成员特别协调员和议程审查特别协调员，以便在 2002 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履行各自职责，并向裁谈会报告工作情况。

我高兴地获悉，你本人已经开始就任命三名特别报告员进行磋商。这是及时的一步，因为我们已经进入 2002 年会议的第三周。我们在这方面充分地支持你。

去年，裁军谈判会议任命了有关这些相同议题的三名特别协调员，这些特别协调员进行了有益的工作，并向 2001 年裁谈会届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在 2002 年的届会上，我们应继续采用这一有益的做法。此前，在今天上午的全会上，我的同事克里斯·韦斯特达尔大使已经表示支持任命三名特别协调员。我相信对三名特别协调员的任命正在出现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还支持你努力设法利用 CD/1036 号文件第 5(d)段的规定，任命一名或数名特别协调员负责议程中的实质性项目。

主席：我感谢大使的讲话和对主席所说的友好之辞。我当然会向埃及外交国务秘书转达你的问候。伊拉克大使请求发言。先生，请你发言。

阿勒尼马先生(伊拉克)：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主席先生，我要对瑞典外交部长拨冗参加会议并做综合性发言表示敬意。我们认真地听取了她的发言。部长的发言触及了根本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包含了值得密切关注的想法。我们坚信，裁谈会将充分注意她的讲话。

我愿意向部长澄清某些问题，不是对她的发言进行答辩，而是针对发言中提及我国伊拉克的问题。她提到了关于伊拉克没有履行销毁和拆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使其无害的义务的评估。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评估显然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详细分析，也不是基于考虑到对该问题不同观点后做出的独立评价。去年二月在与秘书长对话时，伊拉克提交了一份书面立场文件，阐述了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年)号决议C节关于销毁和拆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使其无害的所有承诺。如果瑞典外交部或该部有关司事先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文件，本可以了解伊拉克的观点。伊拉克坚信它履行了有关章节下的义务，并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客观立场，对我们的遵守这些承诺的情况进行公正评估。由于安全理事会有影响成员的立场，安理会无法进行评估，因为有影响成员国希望维持禁运，所以评估经常受到阻止。对伊拉克遵守裁军义务情况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将意味着结束禁运，这是它们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我就想说的，我再一次向部长致意，并感谢你主席先生。

卡斯蒂略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愿意与以上发言者一道欢迎瑞典外交部长阁下，她做了内容广泛和全面的发言，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关切。让我再一次表示：我们完全赞同她所表示的担心。

主席先生，我国恪守自己的原则，对国际裁军文书采取了建设性立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和平。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战争不是一宗商业交易。

主席先生，请你相信，当多边主义压倒单边思想，当整个国际社会无例外、无区别和平等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全面彻底裁军时，当对我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消失时，主席先生和外交部长女士，我保证古巴将毫不犹豫地赞同你们提到的所有倡议。谢谢。

主席：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打算发言？请尊敬的中国大使发言。

胡先生(中国)：我认真听取了刚才尊敬的瑞典外交部长发表的重要讲话。我赞成她谈到的很多问题，同时在少数一些问题上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要说，在她的讲话的最后部分，有一句话谈到中国的核武器方案。中国在核武器方面一直实行最大的克制，我们的核力量现在和将来都只保持在捍卫我们国家主权和安全

所需要的最低程度上。尊敬的瑞典外长的这句话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

李哲根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愿意与其他代表一道欢迎瑞典外交部长，与其他代表一样，我还想说部长的发言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赞赏这一贡献。

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是想就发言涉及我国的地方讲几句话。她说，出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原因，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项目可能延误。这是完全的错误理解和解释，因为根据美国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签署的协议，我们有某些步骤。当朝鲜半岛能源组织达到某一阶段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便有另一义务需要履行。这是协议中规定的。问题是，即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但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还是有意推迟它的项目，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采取另一步骤的原因。这是主要障碍，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赞赏瑞典的和平政策，也尊重这一政策。我们不反对裁谈会政策的任何方面。我们尊重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瑞典的政策。我认为，针对我国的这一说法是基于不实信息和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

主席：我没有看到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裁谈会下次全会将于 2002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室举行。

下午 12 时 25 分散会。

-- -- -- -- --